

十七世纪 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 编年史

刘民声 孟宪章 著



十七世纪沙俄侵略 黑龙江流域编年史

刘民声 孟宪章 著

中 华 书 局

责任编辑：陈东林

22100/68

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编年史

刘民声 孟宪章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1/32·9³/₄印张·221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定价：5.50元

ISBN 7-101-00573-X/K·240

前 言

这部早期沙俄侵华的编年史,是 1976 年开始编写的。在此之前,我们曾准备写一部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可是后来国内相继出版了几部沙俄侵华史,这些著作对早期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的历史阐述较多,因此,我们打算撤销这一选题计划,把已经掌握的大量资料汇编起来。就在这时,史学界的朋友向我们建议说:既然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而且许多还是第一手资料,放弃编写计划,有些可惜。是否根据占有的资料,写一部带有自己特点的编年史。在写法上可以较多地引用第一手资料,用较系统的史实和可靠的史料,来揭示沙俄对黑龙江流域侵略和掠夺的真实面貌。对于这一建议,我们征询了几位研究中外关系史专家的意见,他们都表示赞同,认为编年体以事系年,确有独到之处,似可与通史体互为经纬。在这些专家和同志们的鼓励下,我们开始编写这部编年史。

编写这部编年史,我们确定:一、以第一手材料为主,利用和参照其他有关资料、著作编写;二、对所使用的材料都要进行考订,尽量减少差错,讲述的史实和使用的材料,力争做到有据、可靠、准确;三、用具体史实和原始资料表述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侵掠活动,不过多地进行评述。我们原以为遵循这几条原则,对资料进行认真考订,对史实按年月加以排比,就可以较快地写出一部编年史来。可是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却遇到了许多困难。

首先,确定历史事件的准确时间十分困难。一般的历史著作,

把一些史实综合起来叙述,只要史料中有几个(或几段)准确时间,就可以按顺序或按问题加以叙述,就能够讲得顺理成章,有条不紊。可是编年史要把复杂的历史事件,按顺序或分阶段,分别系于具体年月日之下,就常常遇到史料记载的月日不全,或时间不具体等问题。因此,查证一个事件每个阶段的具体时间,就很费力气。有时有些事件的某一段日期无法查清,只得把这一史实列入某一季节,有的连季节也查不清楚,只能列入某一年内,个别的连年也查不到的,只好用“先是”、“后来”等字样予以交代。

其次,许多史实记述不同,需要考订。国外一些有关著作,对同一史实的记述,常常出现不同说法,有的差别很大,有的甚至记述的相反。为了弄清真相,就需要进行甄别和考证,有些还需要找出产生差错的原因。我们在核对这些史实的过程中,发现有的作者由于一时运用史料不慎,出现误差,而后来的引用者又以此为根据,以讹传讹,造成错误;有些俄国著作,则由于某些作者存有偏见或某种原因,曲解甚至篡改史料,以致歪曲了史实。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尽量查对原始材料,找出产生差错的原因,恢复事实的本来面目。有些史实则因为一时找不到原始材料,或缺乏有力根据,难于弄清哪种说法准确。对此,我们从中选用一种认为较为合适的说法,留待以后再进一步查证。在考订和辨伪过程中,我们感到只是简单地写出考订的结果,而不说明理由,读者再遇到这些不同说法,仍会产生疑惑。为此,对一些较为重要的事例,采用按语的形式,说明我们考订的根据和理由。这样做,对以后研究这一问题的同志和读者,也许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三,记述一件史实,做到有据是比较容易的,但要做到所据的史料可靠和准确,却不是简单的事情。虽然许多史料,特别是原始材料,是记述史实的主要依据。但有些史料,由于受历史上种种

条件的限制(如作者所处的地位,接触事实的深度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等等),常常出现记述的内容有误、不准确或有片面性。要想做到史实准确,就不能只是单纯地排比史料,编写史实,而必须对所用的史料,进行分析和甄别。这样不仅增加了工作难度,而且也使得我们的编写时间大大增加。

我们编写这部编年史,虽然开始时间较早,但由于中间时常插入其他工作,编写有时中断,直到1980年上半年才写出初稿。此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到1982年6月完成修改稿。书稿写出后得到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同志的热心帮助,他们非常细致地审阅了书稿,并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下面对本书的一些编例做些简单说明:

一、本书采用编年体。从1636年俄国西伯利亚当局最初听到有关黑龙江流域的消息起,一直到1691年俄国谈判使臣回到莫斯科止,前后共约五十五年的历史,全部按时间顺序编写。

二、全书以公历为主。在公历的年、月、日之后,用括弧分别注出清历和俄历。公历和俄历的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清历则以汉文数字书写。

三、对一些著作中有关同一史实的不同说法,我们做了一些核对和考订。一些较大的事件而又考查清楚的,我们采用按语形式加以说明。对一些不太重要或一时考查不清的,则在脚注中说明情况和我们采用了哪种说法。

四、对全书的每件史实,都在脚注中注出编写的根据和引文的出处,以供读者参考和查阅。

五、有些人名和地名,中俄两国常有不同叫法;有的同一人名和地名在不同的中文著作中也常有不同译法。为便于读者了解这

些情况,我们在书后附有重要人、地名译名对照表。除了对两国对同一人、地名的不同叫法加以说明外,对一些中文的不同译法也尽量予以收录,以供读者参考。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虽然参考了一些中外著作和资料,但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再加上有些外文材料难以找到,因此,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教。

作 者

1986年3月于黑龙江省

社会科学院

1636 年

〔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
俄·创世纪 7144——7145 年〕*

活动在西伯利亚的俄国殖民者，初次听到有关中国黑龙江的消息。

在这一年里，由托木斯克派出的俄国殖民者小贵族德米特里·科佩洛夫等人，于勒拿河支流的阿尔丹河畔，修筑了布坦斯克堡，并开始向附近居民强制征收毛皮实物税。在强制收税过程中，他们扣留了鄂温克族的头人托姆科尼作为人质。在逼讯这个人质时，托姆科尼说：靠海地方有一条奇尔喀尔河（石勒喀河，这里指黑龙江），两岸住着许多定居的种田人。河的附近有山，山里出产银子。托姆科尼还说，他曾多次去过那里，亲眼看见过这些情况^①。

在同一年里，叶尼塞斯克一带的俄国居民中，也开始流传有关马穆河（即阿穆尔河，系指黑龙江）两岸蕴藏着银矿的消息^②。

* 俄国在 1700 年之前，采用创世纪年法。即把创世纪定在公元纪元前 5508 年（这是根据宗教传说，认为人类始祖亚当的诞生年）。每年元旦开始定为 3 月 1 日，后改为 9 月 1 日。在我们记述的这段历史中，是每年由 9 月 1 日开始，至翌年 8 月 31 日为一个年度。因此，在公元年度里 8 月 31 日前为俄历的上一个年度，从 9 月 1 日起为俄历的下一个年度。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前，俄国一直采用旧历（即儒略历），它与公历相比，在十七世纪时差为十天。俄国人在书写俄历纪年时，有时省略千位数，如把 7144 年略称为 144 年。

① 雅科夫列娃：《一六八九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一章，第一节。

② 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第 191 页。

1638 年

〔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
俄·创世纪 7146——7147 年〕

西伯利亚的俄国殖民者，为了寻找和侵占他们听说的“新土地”——黑龙江，从勒拿河畔和叶尼塞斯克两地，同时派出了军役人员。

在勒拿河畔，俄国布坦斯克总管科佩洛夫，派遣托木斯克的哥萨克五十人长伊凡·莫斯科维京，率领三十名哥萨克，前去寻找“奇尔喀尔”河。行前科佩洛夫命令他们切实查明这条河附近有无银矿和能否使当地居民归顺俄国^①。莫斯科维京接受命令后，率众沿阿尔丹河上行，八天后到达马亚河口，然后沿马亚河下航。经六周缓慢而谨慎地航行，进入尤多马河。一周后到达朱格朱尔山。他们越过山隘，来到乌利亚河畔，沿河又走了一段时间，最后在离鄂霍次克海不远的地方，建立了过冬地^②。

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另一殖民中心叶尼塞斯克，派遣马克西姆·佩尔菲利耶夫，率领三十六名哥萨克，前去寻找“马穆河”。佩尔菲利耶夫率众从叶尼塞斯克出发，经上通古斯卡河（安加拉河）和陆路，到达了勒拿河。然后沿河下行，经过维季姆河口，在到达奥廖克马河口附近时停下来，留在奥廖克敏斯克过冬^③。

① 雅科夫列娃：《一六八九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一章，第一节。

② 马吉多维奇：《俄国地理发现史纲》，第 315—316 页。并参见雅科夫列娃：《一六八九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一章，第一节。

③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一卷，第 31 页。

1639 年

[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 俄·创世纪 7147——7148 年]

到达鄂霍次克海岸的俄国殖民者莫斯克维京,开始进行侦察和殖民活动。他在海岸留下十人看守过冬地,然后带领其余二十人乘船出海,向北航行^①。当到达鄂霍塔河河口时,他们驶入该河。莫斯克维京企图强制这一流域的鄂温克族居民归顺俄国,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在斗争中有九名哥萨克被打死。莫斯克维京在这里站不住脚,只得率领残部回到乌利亚河过冬地^②。

春季 俄国哥萨克莫斯克维京等人,全部离开过冬地,乘船贴近海岸向南航行。经过一段航行后,到达善塔尔群岛附近。他们看到岛上炊烟四起,知道岛上居民众多,不敢贸然登岸。这时他们携带的食物已经吃光,无处补充粮食,只能以草充饥。由于饥饿难忍,他们不得不向回航行。不久发现岸边有一条小河的河口,他们立即进入小河,并在小河附近抓住了几名鄂温克人。从这些鄂温克人口中,他们了解到:从善塔尔群岛再向前走就是黑龙江口,在黑龙江两岸有许多定居的民族,这些民族有的狩猎,有的种庄稼;也有一些民族进行游牧。这些鄂温克人还说,沿这条江往上行在一座山里有银矿,那里出产白银。等等。莫斯克维京在这里第一次听

① 莫斯克维京在鄂霍次克海沿岸活动的情况,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们到达海边后分成两组,分别向南北两方同时活动;另一种说他们到海岸后先向北方,然后又向南方活动。我们这里采用了后一种说法。

② 雅科夫列娃:《一六八九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一章,第一节。

到了有关黑龙江的详细情报。他们留在这里过冬，并向当地居民勒索了大量貂皮，充当“实物税”^①。

从叶尼塞斯克派出的另一伙俄国殖民者，也开始进行殖民和侦察活动。留在奥廖克敏斯克堡过冬的俄国哥萨克佩尔菲利耶夫等人，春季从过冬地出发，向回走到维季姆河口，然后沿维季姆河上行。在穆亚河口附近，他们抓住一个叫科姆鲍伊科的通古斯人，以他作为人质，向他所在的部落强制收缴了七十四张貂皮，充当“实物税”。在逼讯这名人质和其他当地居民时，这些人说：沿维季姆河上行约走一个多月的路程，可到达达斡尔头人巴托加的住地，那里有很多的牲畜和貂皮。再往前走可到石勒喀河（黑龙江），沿岸住着许多种地的达斡尔人，那里是拉德凯^②头人的领地。在那附近的一座山里有银矿，出产白银，许多乡里都出售白银。沿岸还有许多铜矿和铅矿。这一带的居民都种庄稼，产的粮食也很多。等等。佩尔菲利耶夫在维季姆河的科托马拉河口处建立了过冬地。由于通古斯人质科姆鲍伊科患了重病，他们在这里停留了很长时间。佩尔菲利耶夫担心人质病重死亡，他采取顶替的办法，强制把病人的弟弟别切尔加抓来，放回他重病的哥哥^③。

① 雅科夫列娃：《一六八九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一章，第一节。

② 拉德凯系指中国达斡尔族头人拉夫凯，开始时因传说有误，俄人都称他为拉德凯。

③ 《勒拿斯克督军彼得·戈洛文和马特维伊·格列鲍夫就军役人员沿维季姆、齐皮里等河流寻找新土地事以及就居住在石勒喀河沿岸中国边界上的异族人的传闻事所上的奏疏》，载《历史文献补编》，第二卷，第258—259页。

1640 年

〔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 俄·创世纪 7148——7149 年〕

在鄂霍次克海沿岸活动的俄国哥萨克返回俄国。

春季 在善塔尔群岛北面一条河流的岸边过冬的莫斯科维京等人,从过冬地出发,沿来路返回。经过长途跋涉,他们回到俄国,向当局报告他们搜集到的情报,上交了以“实物税”名义强抢来的貂皮,并拿出三个银环和一口铜锅,以证明黑龙江流域出产白银和铜^①。

活动于维季姆河畔的俄国殖民者继续进行侦察和殖民活动。

春季 俄国军役人员佩尔菲利耶夫等人离开科托马拉河口,沿维季姆河继续上行。经八日到达齐皮里河^②。然后沿齐皮里河上行九日,遇到了一个大石滩。因为粮食不足和行程困难,佩尔菲利耶夫只好率众返回^③。

8月6日(俄历7月27日) 俄国军役人员佩尔菲利耶夫等

① 雅科夫列娃:《一六八九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一章,第一节。

② 佩尔菲利耶夫最后到达的这一河流,俄国的一些著作写作齐帕(пыпа)河,但俄国《历史文献补编》中刊载的文件上,说是齐皮里(ципир)河,并说明该河从右侧流入维季姆河,这与现在俄国地图中的齐帕河位置不符。为此,在这里采用了文献的说法。

③ 《勒拿斯克督军彼得·戈洛文和卡特维伊·格列鲍夫就军役人员沿维季姆、齐皮里等河流寻找新土地事以及就居住在石勒喀河沿岸中国边界上的异族人的传闻事所上的奏疏》,载《历史文献补编》第二卷,第259页。

十三人,在返回途中,于上通古斯卡河(安加拉河)附近,遇到了正在赴任途中的勒拿斯克(即后来的雅库次克)督军彼得·戈洛文和马特维伊·格列鲍夫。佩尔菲利耶夫向戈洛文等报告了他搜集到的情报,并回答了戈洛文等人的询问^①。

① 《勒拿斯克督军彼得·戈洛文和马特维伊·格列鲍夫就军役人员沿维季姆、齐皮里等河流寻找新土地事以及就居住在石勒喀河沿岸中国边界上的异族人的传闻事所上的奏疏》,载《历史文献补编》,第二卷,第258页。

1641 年

〔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
俄·创世纪 7149——7150 年〕

俄国的西伯利亚行政当局，为了扩大殖民活动，寻找所谓的“新土地”，不断地派出官兵，进行侦察扩张活动。

1月28日(俄历1月18日) 俄国勒拿斯克督军彼得·戈洛文和卡特维伊·格列鲍夫，根据佩尔菲利耶夫的介绍，派遣由托博尔斯克、别列佐夫斯克和叶尼塞斯克三地来的军役人员伊凡·奥西波夫等十人，乘雪橇沿恰亚河上行，“前往勒拿河的旁侧河流，去寻找未纳税的通古斯人的新土地”。这些军役人员奉命到达恰亚河后，沿河上行二十八天，在该河上游找到了二十名通古斯人。从询问这些通古斯人中，了解到一些有关黑龙江畔拉德凯头人和部落的情况，并听说那一带出产白银。至于路途如何走法，没有弄清。他们向这些通古斯人强索了两张猞猁皮和三张貂皮，充作征收的“实物税”。为了证实黑龙江流域有银矿，这些军役人员还从通古斯居民中买了一只头上戴的银环作为凭证。不久他们返回到勒拿斯克，向督军报告了搜集到的情报，呈交了买到的银环。他们向督军表示，由于到这一带去困难很大，“今后不能去安加拉河为君主征收实物税了”^①。

① 《勒拿斯克督军彼得·戈洛文和卡特维伊·格列鲍夫就军役人员沿维季姆、齐皮里等河流寻找新土地事以及就居住在石勒喀河沿岸中国边界上的异族人的传闻事上的奏疏》，载《历史文献补编》，第二卷，第259、260页。

俄国勒拿斯克督军戈洛文和格列鲍夫，听了军役人员奥西波夫等人的报告后，仍不死心，为了进一步了解黑龙江的情况，又派遣他们的文书官叶纳列伊·巴赫捷亚罗夫，率领五十一名军役人员，若干名雅库次克通事和四名通古斯军役人员，并带上佩尔菲利耶夫抓来的人质，“前往维季姆河为沙皇征收实物税、寻找新土地和银、铜、铅矿及耕地”。为了恫吓和镇压当地的异民族，还给这伙殖民者配备了一门铜炮和大量的火药、弹丸。督军指令这伙殖民者，先到维季姆河畔佩尔菲利耶夫抓过人质的地方，从那里再抓到两三名通古斯贵人，“向其询问石勒喀河、银、铜、铅矿以及耕地等情况”。然后派出一部分军役人员，前往石勒喀河畔的巴托加和拉德凯头人处，迫使他们归顺俄国，并向俄国交纳实物税。对此，可以采取偷袭的方式，也可以采用召见的方式诱使头人出见，趁机抓人充作人质。并要设法找到银矿，在那里建造城堡^①。

〔按〕关于戈洛文等派遣巴赫捷亚罗夫的时间，《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等书说是1640年，另外一些书说是1641年，而戈尔德写的《一六四一至一八五〇年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则说是1643年。据《历史文献补编》收录的俄国文件记载，戈洛文等在1641年9月前写给沙皇的奏疏中，讲到此事时，把它列于俄历7149年1月18日（即公历1641年1月28日）派出奥西波夫侦察回来之后，而奥西波夫侦察的往返时间约为两月左右。据此，派遣巴赫捷亚罗夫一事应在1641年4月左右。

6月9日（俄历5月30日）俄国勒拿斯克督军戈洛文和格列鲍夫，为了千方百计找到黑龙江这块“新土地”，又命令从别列佐

① 《勒拿斯克督军彼得·戈洛文和卡特维伊·格列鲍夫就军役人员沿维季姆、齐皮里等河流寻找新土地事以及就居住在石勒喀河沿岸中国边界上的异族人的传闻事上的奏疏》，载《历史文献补编》，第二卷，第260页。

夫城来的五十人长马尔丁·瓦西里耶夫和十人长阿夫克先季·阿尼克耶夫,率领五十名军役人员,沿勒拿河上行,前去找“不纳实物税的通古人”和“新土地”。督军下达的训令说:“马尔丁和阿夫克先季二人应该用酒诱醉布里亚特人和通古人,向他们打听鄂霍次克海、通古斯卡河的河源和蒙古人的情况,打听鄂霍次克海一带住着什么人,人口多不多,蒙古酋长的住处离他们远不远,他叫什么名字,他们有没有城市和城寨,他们使用什么兵器,人们由哪一条河到中国,乘船或从陆路到中国城市要走多久,石勒喀河离中国城市有多远,石勒喀河畔的拉夫凯酋长住在离中国城市多远的地方,石勒喀河畔的银矿和铜矿离拉夫凯兀鲁思^①有多远,石勒喀河流域出产什么粮食,石勒喀河的河口流入何处——是流入鄂霍次克海还是流入大海,从勒拿河上方走陆路到石勒喀河的拉夫凯酋长那里要走几天,有没有经鄂霍次克海到石勒喀河的航道,乘船到石勒喀要走几天?”等等。训令中还指令他们在库连加河口建立城寨和了解通古斯卡河盐湖的情况^②。

俄国军役人员马尔丁·瓦西里耶夫等人奉命后,沿勒拿河上行。夏季,他们到达了库连加河口,在这里建立了上勒拿斯克小城堡,并以此为据点,开始向周围居民强制征收“实物税”和“打探新土地”^③。

① 兀鲁思(有的译作乌卢斯),原为蒙语,意为“百姓”,后引伸为领民、领地或国家。在一些俄文著作中,常常作村庄用。

② <雅库次克官署为探寻前往中国的道路事给别列佐夫城五十人长马尔丁·瓦西里耶夫和十人长阿夫克先季·阿尼克耶夫的训令>,载<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117页。

③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一卷,第25页,第33页。

1642 年

〔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
俄·创世纪 7150——7151 年〕

俄国勒拿斯克督军戈洛文等人派出的文书官巴赫捷亚罗夫等，沿勒拿河和维季姆河航行后，没有找到黑龙江，也没有得到更新的情报，只好返回勒拿斯克^①。

① 巴赫捷亚罗夫返回勒拿斯克的时间，在外国著作中说法不一。有的没说明具体时间(如《外贝加尔的哥萨克》)；有的说他在维季姆河上活动了两年多，然后带着“实物税”和维季姆河的地图回到了雅库茨克(见诺维科夫——达赫尔斯基的文章)；而戈尔德的《一六四一至一八五〇年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则说他是 1643 年出发，不久便回来了；戈卢勃佐夫的《阿尔巴津古城史》，没有说清他出发的时间，但却说他在翌年夏天返回雅库茨克。这里采用了他出发后于翌年返回的说法。